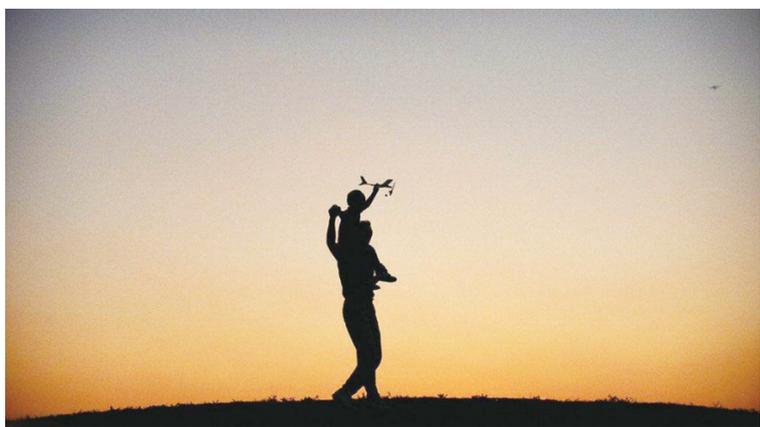


# 父亲在背负中老去

■金春妙

儿子返校日，烈焰灼心，空气中似乎冒着火星。我坐在驾驶室，把空调开到最大档，还是缓解不了秋老虎肆虐的暑热。汽车缓缓驶进校园，看见一个微曲着背的老父亲，肩上跨着一根扁担，一头系着被子衣物，一头系着书本等重物，身上劣质的确良衬衫被汗水湿透，贴在黝黑的皮肤上。他的身边跟着一名稚嫩的少年，他怜悯地望一眼父亲，又低头紧跟了上去。在这个不时穿梭豪车的省重点中学，父子俩烈日下的姿态，成了生动的教科书。一向让我开车送到寝室的儿子也被此情此景触动，提早喊停，下车去了教室自习。



刹那间，我心中的那根弦忽地被轻轻拨动了一下，一些关于爱的温软瞬间就像漾起的波纹，一圈一圈地在心中荡漾开去。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以及他在背负中行走的一段又一段时光。

我和弟弟，是在父亲的扁担上长大的。记得逢年过节，父亲总是挑上箩筐，一头坐着我们姐弟，一头放着糯米粉干之类，挑向三里开外的外婆家，给外婆送节。父亲还用这根扁担挑过金黄的稻谷，每当农忙时节，他在田岸上蹒跚步行，高出箩筐的稻谷压弯了他的腰，他总是挑一段路停下休息一下，再扶着后腰奋力站起。那扁担上挑的不再是重物，而是他沉甸甸的希望。

后来，父亲去了外地经商，箩筐入库，扁担下岗。父亲的背负生活并未停止，每当接了订单，为节省搬运费，父亲总是把一编织袋的产品卧在肩上，靠一己之力给客户背过去。市场上的经营户经常笑话父亲抠门，连几块三轮车费都舍不得花，何苦呢？然而父亲从不以背负为苦。爷爷早逝，兄弟姊妹众多，生活极其困顿，父亲从小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，这些年，家庭的和谐美满，经济的日益丰盈，子女的顺境无忧，无不与父亲的背负有关。

仍记得一个下着雨的清明节，汽车被

堵在路上半天挪不动，我们弃车步行上山祭祖。雨打杏花，意境很美，路途却艰险，被雨水裹挟的脚步泥泞不堪。六岁的儿子渐渐脚力不支。父亲右手撑了一把伞，蹲下身子，熟练地将外孙托上背。我听见儿子大声说了一句：“外公快跑啊，超过前面的那些人。”我的父亲，已近花甲之年的老人，真的在雨中奔跑起来。就在他跑动的瞬间，我忽然看到父亲斑白的头发，在风中凌乱，那一刻我不忍直视，眼眶有潮湿的雾气漫过。我想起母亲脚扭伤的那段日子，父亲也是这样背着50多公斤的她上楼下楼。那时的母亲收起了平常的不满和唠叨，幸福感受着父亲背部传来的温度，这个平常有诸多缺点的男人像擎天的大伞，遮挡生活的风雨，用自己坚实宽厚的肩背，延展着母亲的脚步。

父亲的背在一场车祸中迅速佝偻下去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和母亲在人行道上行走，父亲让母亲走在里边。意外发生了一辆光线微弱的运货车失控冲上人行道，将父亲撞倒在地，头磕在石头上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晕了过去。幸亏亲戚家就在边上，送医抢救及时，父亲拣回一条

命，头部缝了25针，三根肋骨骨折。车祸留下后遗症，每逢刮风下雨，父亲总会头痛，差不多戴了一年帽子，伤疤处才抽出新头发。

我们知道，父亲的背再也承受不住重物，而他却不甘落幕。一日，父亲照样在老人亭看人下棋，一货车急需人手卸货，到老人亭招募老人，父亲随人流去了卸货地点，把一箱箱货物从车上卸完，拿到了100元工资。父亲并不缺钱，他尚有房子出租，丰厚的租金尚不需要他出卖苦力，况且他的两个子女生活并不坏。父亲只是想证明他对这个家还有用，还能在家里多赚点钱。母亲却心疼不已，责怪父亲不顾旧伤，兀自逞强。父亲嘿嘿乐呵，还说这不是重活，老人一起配合工作，不累。望着日渐衰老的父亲，我暗自心酸，这样的背负还会延续多久？

校园里那个担着重物的父亲把行李挑进了宿舍，消失在我的视野。我想起21年前的父亲，在我离开师范的那个夏天，他也是这样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离开我求学的地方。那时，他的肩背是多么孔武有力，他的脚步是多么沉稳豪迈。

# 母亲，天下最傻的女人

■周微燕

也许，是母亲的身体一直都不错吧，所以，睡梦中被父亲的电话惊醒时，我竟一时间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。是不愿意接受母亲身体不好的事实，还是惊慌失措，我不知道。

只记得，电话那头，父亲焦急地说：“你妈，你妈她昨天夜里到现在，肚子一直疼个不停……”脑袋嗡的一声，后面的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只是反复告诉他：“别急，我一会就来。”

匆匆穿上衣服，胡乱洗漱一下就夺门而出。天阴沉沉的，冷风呼呼地响。一下楼，风就灌进我的衣领中，整个人打了个哆嗦，钻进车里，飞一般奔向母亲。

一开门，就听见母亲的呻吟声。进去一看，母亲整个人缩成一团，脸色惨白，也许是因为太痛了，头发乱成了鸡窝。见是我来了，母亲呻吟声顿时小了不少，该是怕我紧张吧。来不及细问，帮她披上外套，便直奔医院。

做完B超，医生建议：你妈的胆结石掉进胆囊了，需马上动手术，你们还是去温州吧。

一到温州，还算天遂人愿，医生马上给我们安排了病房。打上了吊针，母亲的痛也减轻了很多。悬着的心终于暂时放下了。

看着我跑前跑后的，母亲说：“我没事了，你一会儿就回去吧，家里忙！”

看着病床上挂着吊针的母亲，我不禁百感交集。

是的，在母亲心里，我是很忙的。每天奔走于家与学校之间，好像有忙不完的事，也就很少有时间去看她。可是，她从来没有因此而生气，只是对我说：“你忙，没空就不要过来了，我和你爸都好着呢。你忙你的，不用有空没空往我这里跑。”

我居然真的相信他们都好好的，于是，去的次数就越来越少。

没有生病的时候，她甚至对我说：“你把家里的被子、窗帘扯下来带给我洗吧，我这里洗起来方便，晒的场所也好。再

说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我笑笑，没说什么。没想到，她竟然打电话过来：“你的窗帘、被子怎么还没有送过来？趁着这几天好天气，赶紧送过来吧！”末了，还不忘唠叨：“你看，太阳多好！”仿佛错过了太阳，是一件后悔终生的大事。

母亲啊，我如何不知你的心思，只是，我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怎么还能因为这些事情让你劳累呢？

于是，电话里，我轻轻地说：“被子、窗帘我已经洗了，晒了，香喷喷的呢！你不用记挂了……”我故意把“香喷喷”三个字说成重音，好让她放心。谁知电话那头传来的是：“你怎么就自己洗了呢，不是说好让我洗的吗？洗那么多东西，那该多累人啊！”

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。母亲啊，我累，我年轻呢！换你洗，不是更累吗？我何其忍心啊！虽然我知道，一直以来你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。

盈盈的泪光中，我眼前仿佛又出现母亲那挑着担子，走街串户卖东西（黄烟，一种酿酒的酒母）的身影。

母亲这一辈子吃的苦够多了……

第二天再去见她时，母亲的气色好多了。见到我，赶紧把我拉到一边，说：“我今天感觉很舒服，是不是医生弄错了。你去问问医生，我们是否可以回家了。”

我知道，母亲是心疼钱。可是，看病，是开玩笑的吗？就劝母亲说：“现在的医学很发达，你这样的小病，医生怎么可能看错呢？你还是安心养病吧，什么时候走，医生会告诉我们的。”

是啊，母亲辛劳了一辈子，一直都是节俭地过日子，每一分钱，都要计算着用，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，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多花过一分钱。有时候，哪怕生病了，她也是能熬则熬。现在，看着每天的住院清单，指不定多心疼呢？

所以，有人说：母亲，是天下最傻的女人！是的，天下的母亲都一样，傻傻的。

# 不逝的童年趣事

■虞真

整理抽屉，翻出小时候和哥哥姐姐的合影，许多童年往事，突然从眼前一一闪过。

姐姐比我们大八九岁，这注定了她比我们辛苦。洗尿布做家务带我们玩，10岁的姐姐早早开始了超年龄的操劳。我至今在整理家务上几近白痴，都是因为姐姐太能干了，在她出嫁前没给我锻炼的机会。记忆中，我是和姐姐同一个被窝的。我的脚出奇的冰，寒冷的冬夜里，姐姐温暖的怀抱是我的专用暖脚袋。

等到我和哥哥会到处溜达时，姐姐的任务更重了。十四五岁，正是爱玩的年龄，姐姐需要做家务，安顿好我们，才有自己的时间。姐姐如今一直“控诉”的，就是有一次，和同学约定的时间到了，她做好家务准备出发时，发现我和哥哥居然在她洗好的地板上，洒满了撕碎的纸屑，气得她头冒青烟，却不敢对我们动手，因为那个后果更严重。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，姐姐往往会带着我们去赴约，因此她要好的同学我们都很熟。估计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，姐姐带我们

出去时，经常让我们当众表演节目。我认为姐姐这么做，是她发泄不满得到平衡。姐姐不同意这个说法，她说是我们自觉自愿万般乐意的。这是一宗“悬案”，至今无解。

我们一直对姐姐的“控诉”是因四五岁那年，她差点把我们弄丢。姐姐能歌善舞，是学校的文艺骨干。记得那次学校演出，爸妈上班去了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姐姐只好带我们去瑞安剧院。可是，门卫嫌我们小，不让进。演出时间快到了，姐姐居然一个转身抛下号啕大哭的我们，进去了。幸好哥哥机灵，认得去妈妈单位的路，两个四五岁的萌娃，牵着手一路哭到了县委大院。门卫大爷认得我们，通知妈妈出来接了只两只“小花猫”。

哥哥只比我大一岁，7岁之前我们形影不离。5岁的我牵着哥哥的手，一起走进市幼的大门。哥哥已经上中班了，我死活不肯上小班，不肯离开哥哥一步。无奈，老师只好端张小板凳让我坐在哥哥身边一起上课。那时小朋友的厕所是不分男女的，刚上幼儿园时，每次上厕所都是哥哥帮我的，有点小羞羞哦。哥哥上小学

了，我也要跟着去，爸妈不同意，怕我跟不上，我哭闹政策失败后，只好再读一次大班，好在一年后，我们又一起上了同一所小学。

年纪相近的我们也不全都是协奏曲，成长的路上，争斗不断。哥哥从不打我，他的手段很高明，惩罚我时，只用手掐住我的下巴，很痛却叫不出声又不留痕迹，让我告状无门。其实也没使用过几次，却让我一直唠叨到现在。老宅很小，兄妹俩是睡上下铺的。我一直垂涎哥哥的上铺，他总是不同意。有一次，哥哥手臂骨折了，我乐得一蹦三尺高，蹿上了上铺。长达3个月里，我每天坐在那摇摇晃晃自在逍遥，哥哥只能无奈叹息。

姐姐那时似乎和哥哥更要好，在一些事情上，总是倾向哥哥，我不乐意了，就去爸妈那告状，姐姐总是要挨批，恨恨的叫我碎嘴婆，我又不乐意再去告状。有3个孩子的父母那些年一定很头疼吧？我现在养一个孩子都有些头大了。

都说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，那么必定是千年才能修得这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骨肉情了。



兑糖儿 余盛强漫画



瑞安日报小记者中心学士营校区

# 学视野作文 破精英之门

国学+思维+文学+社会实践 → 高分作文

- ◆ “以学为乐终生乐” 教育理念科学先进
- ◆ “情智双秀学语文” 大语文观引领研发
- ◆ “听说互动讲演练” 课堂形式丰富多样
- ◆ “实践写作相结合” 边玩边学开阔视野

咨询热线：18858805887（白老师） 13738753310（姚老师） 地址：学士营教育培训（瑞安市安阳路619-621号 安阳实验小学对面）